

色达草原牧歌里的流年碎影

◎周晓宏

金马草原的美把沉沉的夜幕缓缓撩开，天边的朝霞便如织锦倾洒，将色达的山峦草木晕染得层次分明。此刻李清照笔下“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的静谧与悠然，恰似这草原清晨的写照，仿若一幅徐徐展开的泼墨长卷，每一帧都浸润着岁月的静美和时光的悠长。

这个唯美的时刻，岁月轻捻时光的纱，织就一方静谧天地，草原牧场亦然成为静谧的时光容器，把所有的喧嚣都装进了牧场广袤胸膛。第一缕晨曦穿透薄雾，轻柔地洒在瓦须草原上时，世间万物都按下了慢放键，一切悠然，一切随缘，一切淡然。唯有清露悬于草尖，宛如晶莹剔透的珍珠，又似灵动的精灵，它们于微风拂过之际轻轻坠落，溅起细微的水花，为这蓬勃的绿意平添几分灵动韵致。放眼广袤无垠的草原，绿草如茵，如一块巨大的绒毯，无边无际地延伸向远方，与蓝天相

接，草原青青，似大地写给苍穹的情书。天边的牛群似朵朵墨云，悠然散落在草原，或卧或立，或嬉戏或驰骋，时而沉吟，时而嘶吼，时而乖张，时而悠然，品尝着丰美的青草，如天地间移动的水墨，描绘出高原的丹青，与天地间融为一幅和谐共生的画卷。

晨光掠过草原，长调牧歌的韵脚已轻轻种进金马草原的四季轮回，当春风掠过岩羊绒的雪线，马鬃编就的酒旗已在夏日的黎明里飘摇，初秋的牦牛群不小心踏碎碧波倒影，将雪山的剪影揉进隆冬河流的褶皱。听，或许是岩羊在峡谷间跳跃，蹄声惊动云杉树梢的露珠，恰似仓央嘉措遗落在风里的诗行，在金马草原深情吟诵。

若世间有未醒的梦境，那必定在色达。当雾霭在山谷间编织轻纱，整个草原便安然入眠，当牧人的吆喝惊动沉睡的云，整个草原便在时光深处缓缓展开。牧归时分，这里就是一首流动

的田园诗章，牧归的身影在落日的余晖中被拉得修长，却总也装不满广袤的草原和晚归的寂寥，牛羊的呼唤摇碎河谷的清幽，像牧人遗落的银手镯，在暮光中泛起细碎的银芒，牛羊的蹄声清脆，牧人的吆喝洪亮，为草原的傍晚凭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恰似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在天地间悠悠回响。“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的意境油然而生，在这草原牧归的场景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夜幕低垂，草原已在宁静中卸去一天的疲惫，唯有帐篷里透出的暖黄灯光，以及那袅袅升起的炊烟，似是人间烟火的温柔锚点，在草原深处延伸。那炊烟，如篆书般在空中缓缓舒展，诉说着岁月的悠长与生活的温情。年老的阿妈在火炉边轻哼着古老的歌谣，那旋律简单却深沉，穿梭在每一寸空气里。诗中曾写道：“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在这里，没有忧虑，

只有对生活的热爱与珍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过着简单而纯粹的日子，守护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夜幕深沉，星辰闪烁，银河如练，横跨天际。躺在草原之上，仰望星空，心与宇宙相连。这一刻，心灵桃源触手可及。在这片高原，清幽的环境是自然的馈赠。择一隅清幽，觅一处心灵桃源，让灵魂在宁静中绽放，让生命在岁月中升华。

岁月于这片土地上静静流淌，不疾不徐，带着悠长的韵律，也赋予了色达独特的魅力。色达，宛如一首没有终章的长诗，等待着每一位过客前来续写属于自己的章节。在这心灵桃源之中，人们找寻到那份遗落已久的宁静与自在。愿在金马草原，择一隅清幽，守岁月悠长。待时光老去，色达仍是我你初见的模样，而我们的心灵，也将在此处，永远觅得那份永恒的安宁。

大美甘孜，人间天堂

◎冯尧

到了康定唱情歌

从东边往西赶，穿过二郎山
你就可以听到跑马山的歌声
从西边向东还，翻越折多山
你就可以看到康定河的月亮

一个男人走到这就不想走了
他带着盐、茶叶和布匹
一个女人走到这停下了脚步
她带着宝石、嫁妆和天珠

一千个人，有一千首情歌
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爱情
在甘孜，男人渴望遇到淑女
在康定，女人渴望嫁给良人

穿过二郎山后，住一晚康定
吃牦牛汤锅、尝康定凉粉
翻越折多山前，住一晚康定
喝酥油茶、品青稞酒

从这里出关西去可直抵拉萨
从盆地，走向高原
从这里回转东往可畅达成都
从天上，回到人间

李家溜溜大姐，人才溜溜好哟！
张家溜溜大哥，看上溜溜她哟！
不去康定，不知道月亮有多弯
去了康定，才知道爱情有多甜

在塔公草原撒欢

一望无际的天空，如同大地般辽阔。一马平川的草地
足够你我任意驰骋
七月，风，吹醒了高原
也吹蓝了人间

青草，用五颜六色的小花
在高原上编织金黄地毯
白云在天上飞翔
白云从天空投下的影子
覆盖着堆满了积雪的贡嘎山

在塔公草原上，牦牛们
低头吃草，抬脚撒欢
这些高原上的神仙
对来来去去的车辆以及
停车为它们拍照的人
根本视而不见

多么美的草原，来一次足够了
来多了，会中毒，会上瘾
走在草原上，你会发现
你的心比任何时候都要安静
你的身子，比任何时候都要干净

月光爬满葡萄藤

◎王晗

院角的葡萄藤架，叶子早已密密层层地铺开了。夏夜，月光初起，悄无声息地先伏在藤根处。那点微光，伏在盘错虬结的根节上，如同默默停泊在岁月深处的舟船。

祖父半躺在藤架下的竹椅上，眯着眼，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他偶尔抬眼看看藤蔓，仿佛在辨认某位老友的容颜。月光便趁他低头吞吐烟雾的间隙，悄悄往上挪移了一小寸，不声不响地爬过粗糙的老藤，爬过那些早已被岁月磨平棱角的旧疤，最终落到了新生的青藤上。

这月光，浸润过老藤嶙峋的筋骨，

也轻抚着新枝柔嫩的肌肤。藤蔓深处，光影在叶片的间隙里游移，时浓时淡。我坐在祖父脚边的小杌子上，仰头望着那光带。它攀爬得极有耐心，一步一寸，仿佛也懂得藤蔓生长的艰难与漫长。

祖父烟锅里最后一点红火也熄了，他轻磕烟锅，余灰簌簌落进地里。“张九龄说‘灭烛怜光满’，”他声音低缓，“这满架的月光，哪里舍得点灯去惊扰呢？”我抬头望，月光正漫过藤蔓中央最繁茂的叶丛，每一片叶子都似乎被光浸透，脉络清晰，绿意里透出温润的银亮来。葡萄叶在光下静静舒展，叶影筛下的碎光，无声地落在祖父的衣襟上。

邻家的灯火渐次熄灭，只余下这满院银辉。夜风拂过，藤叶微微颤动，月光便也随之在叶面上轻轻摇晃。祖父又沉默起来，目光越过藤蔓，投向更深远的夜空。我倚着祖父的腿，眼皮渐渐沉重，温润的困意无声地漫上来。

夜露凉了，我迷迷糊糊睁开眼，身上已披了祖父的旧衫。藤架上，月光已无声无息地爬到了最顶端。藤尖那些最细嫩的芽须，在清辉里显得格外清晰，连绒毛都纤毫毕现。它们微微伸展着，带着初生者不自知的娇嫩，怯怯地探问着方向。

祖父不知何时已回屋去了，竹椅空

着，静静地沐在月华里。四下里静得出奇，整个小院被澄澈的银辉填满。我抬头望着藤尖，那月光仿佛也正悬在藤尖上，轻轻一颤，便欲滴落下来似的。

原来月光爬藤，爬得是这般沉静又执着，爬过了虬根老藤，爬过了新叶嫩芽，也爬过了藤架下那默默不语的祖孙身影。不知不觉间，光阴亦如此这般，悄然爬满了祖父的额头眼角，也爬过葡萄藤每一寸缠绕的路径。

藤蔓在月色中显出沉沉的墨绿，仿佛在沉默中收藏起无数个爬满了月光的夜晚。只待明日清晨露水凝结时，才肯让往事在叶尖上微微一闪。

夏日荷塘

◎兰子龙

每每看见莲叶荷花，总想起故乡的荷塘。故乡池塘里总是种着荷藕，每临夏季，荷藕满塘，莲叶摇曳，映天蔽日，荷花吐蕊，香气袭人；翠鸟，蜻蜓皆嬉戏于此，煞似仙境。

每次经过荷塘时，总要踟留许久，或者干脆坐在田埂上，尽情地欣赏碧叶白莲。“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景色早已过去，此时的荷塘已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了。满塘碧绿的莲叶丛中，绿水清清，鱼虾往来游去，自由自在，时常会看见数只头顶大眼睛、身披绿衣、鼓着白色大肚皮的青蛙，蹲在水面那碧绿的大玉盘上。当我

靠近荷塘，听见我的脚步声临近，它们便扑通扑通地跳下了水，荡开圈圈涟漪。阵阵清风吹来，柄柄莲叶随风而倾，莲叶舒展，似倒撑绿伞，把藏在绿叶丛中那朵朵雪白如玉的莲花露了出来，一会儿又藏了起来，似害羞的大家闺秀被揭开了面纱一样，遮遮掩掩。有的含苞待放，饱满丰润，有的盛开如玉，粉面吐蕊，风过身前，留下阵阵荷香。

月下之莲更是雍容典雅，仪态万千，艳而不俗，娇而不媚。在冰轮高洁的夜里，当你来到荷塘边时，不，你还未到池畔，远远地，你便感受到了那“听取蛙声一片”的热闹欢腾的场面。

青蛙们是这里的常客，它们在碧玉似盘的莲叶上，开着演唱会，又似在举行辩论大赛，蛙声阵阵，此起彼伏。我常坐池畔的大树下，背靠着树干，在月下赏莲。只见如水的月华从树叶隙缝中倾泻而下，泻在池水中，斑斑点点，形象万千。微风飘过，亭亭玉立的莲叶对影玩弄着舞姿，轻盈盈地摇曳，似少女在梳装打扮，又似在窃窃私语。

我更喜爱雨中之莲。每当天色朦胧，细雨霏霏，不用带伞，也不必躲藏，细雨冰凉，温柔地飘拂在脸上。池中粉花翠叶的荷花，在雨中娇羞弄姿，娇艳欲滴。细雨沙沙，似蚕蚕嚼桑一样飘洒

